

讀法講義

010  
黃文芳



A541 212 0008 86648

# 新道德之倡議

今世士大夫談維新者。諸事皆敢言新。惟不敢言新道德。此由學界之奴性未去。愛羣愛國愛真理之心未誠也。蓋以為道德者。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自無始以來。不增不減。先聖昔賢盡揭其奧。以詔後人。安有所謂新焉。舊焉者。殊不知道德之為物。由於天然者半。由於人事者亦半。有發達。有進步。一循天演之大例。前哲不生於今日。安能制定悉合今日之道德。使孔孟復起。其不能不有所損益也。亦明矣。今日正當過渡時代。青黃不接。前哲深微之義。或湮沒而未彰。而流俗相傳。簡單之道德。勢不足以範圍今後之人心。且將有厭其陳腐。而一切吐棄之者。吐棄腐陳。猶可也。若並道德而吐



4569326

棄則橫流之禍。曷其有極。今此禍已見端矣。老師宿  
儒。或憂之。劬劬焉。欲持宋元之餘論。以遏其流。豈知  
優勝劣敗。固無可逃。捧坏土以塞孟津。沃杯水以救  
薪火。雖竭吾才。豈有當焉。苟不及今。急急斟酌。古今  
中外。發明一種新道德者。以提倡之。吾恐今後智育  
愈盛。則德育愈衰。泰西物質文明。盡輸入中國。而四萬  
萬人。且相率而為禽獸也。嗚呼。道德革命之論。吾必為  
舉國之所詬病。顧吾特恨吾才之不逮耳。若夫與一世  
之流俗人。挑戰決鬪。吾所不懼。吾所不辭。世有以熱  
誠之心。愛羣愛國。愛真理者乎。吾願為之執鞭。以研  
究此問題也。

願

◎獨立與合羣

獨立者何。不倚賴他力而常昂然。獨往獨來於世界者也。中庸所謂中立而不倚。是其義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此。文明人所以異於野蠻者。以此。吾中國所以不成為獨立國者。以國民之獨立之德而已。言學問則倚賴古人。言政術則倚賴外國官吏。倚賴君主。君主倚賴官吏。百姓倚賴政府。政府倚賴百姓。乃至一國之人。各各放棄其責任。而惟倚賴之是務。究其極也。實則無一人之可倚賴者。譬猶羣盲偕行。甲扶乙肩。乙牽丙袂。究其極也。實不過盲者倚賴盲者。一國腐敗。皆根於是。故今日救治之策。惟有提倡獨立。人人各斷絕倚賴。

如孤軍陷重圍。以人自為戰之心。作背城借一之舉。庶可掃拔。已往數千年奴性之壁壘。可以脫離。此後四百兆奴種之沈淪。今世之言獨立者。或曰拒列強之干涉而獨立。或曰脫滿洲之羈軛而獨立。吾以為不患中國不為獨立之國。特患中國今無獨立之民。故今日欲言獨立。當先言個人之獨立。乃能言全體之獨立。先言道德上之獨立。乃能言形勢上之獨立。危哉。微哉。獨立之在我國乎。合羣云者。合多數之獨而成羣也。以物競天擇之公理衡之。則其合羣之力愈堅。而大者愈能占優勝權於世界上。此稍學哲理者所能知也。吾中國謂之為無羣乎。彼固龐然四百兆人。經數千年聚

族而居者也。不寧惟是。其地方自治之發達。頗早。各省中所含小羣無數也。同業聯盟之組織。密。四民中所含小羣數無也。然終不免一盤散沙之謂者。則以無合羣之德故也。合羣之德者。以一身對於一羣。常肯軀身而就羣。以小羣對於大羣。常肯軀身而就大羣。夫然後能合內部固有之羣。以救外部來侵之羣。乃我中國之現狀。則有異於是矣。彼不識羣義者。不必論。即有號稱求新之士。曰。以合羣呼號於天下。而甲地設一會。乙徒立一黨。始也互相輕。繼也互相妒。終也互相殘。其力薄者。旋起旋滅。等於無有。其力強者。且將釀成內訌。為世道憂。此其故。亦非盡出於各人之私心焉。蓋國民味有合羣之德。欲集無數之不能羣者。強命

為羣者。有其形質。無其精神也。故今日吾輩所最  
當講求者。在養羣德之一事。  
獨與羣對待之名詞也。人人斷絕依賴。是倚羣  
毋乃可恥。常袖身而就羣。是主獨無。乃可羞。以  
此間陳述。有誤解者。與託名者。之二派出焉。其  
老朽腐敗者。以和光同塵為合羣。之二法門。  
馴致盡棄其獨立。閱然以媚於世。其年少氣銳  
者。避奴隸之徽號。乃專以盡排僭輩。惟我獨尊  
為主義。由前之說是合羣。為獨立之賊。由後之  
說是獨立。為合羣之賊。若是乎。兩者之終不能  
並存也。今我輩所亟當說明者。有二語。曰獨立  
之反面。依賴也。非合羣也。合羣之反面。營私也。

非獨立也。雖人自為戰。而軍全自聯絡而整齊。  
不。適。以。獨。扶。其。羣。云。爾。雖。全。機。運。動。而。輪。軸。自。  
分。勞。而。赴。節。不。過。以。羣。而。扶。其。獨。云。爾。苟。明。此。  
義。則。無。所。容。其。託。亦。不。必。用。其。避。譬。之。物。質。然。  
合。無。數。阿。屯。而。成。一。體。合。羣。之。義。也。每。一。阿。屯。  
中。皆。具。有。本。體。所。含。原。質。之。全。分。獨。立。之。義。也。



若是者謂之合羣之獨立。

論毅力

夫下古今成敗之林。若是其莽然不一途也。要其  
何以成。何以敗。曰有毅力者成。反是者敗。蓋人生  
歷程。大抵逆境居十六七。順境亦居十三四。而順  
逆兩境。又常相間以迭來。無論事之大小。而必有  
數次乃至十次之阻力。其阻力雖或大或小。而要  
之必無可逃避者也。其在志力薄弱之士。始固曰。  
吾欲云云。吾欲云云。其意以為天下事固易易也。  
及驟嘗焉。而阻力猝來。頓然喪矣。其次弱者。乘一  
時之客氣。透過此第一關。遇再挫而退。稍強者。遇  
三四挫而退。更稍強。遇五六挫而退。其事愈大者。  
其遇挫愈多。其不退也愈難。非至強之人。未有能

善於其終者也。夫苟其挫而不退矣，則小逆之後，必有小順。大逆之後，必有大順。盤根錯節之既破，而遂有應刃而解之一日。旁觀者徒豔羨其功之成，以為是貽幸運耳。而天有以寵彼也。又以為我蹇於遭逢，故所就不彼若也。庸詎知所謂蹇焉，幸焉者，彼皆與我之所同，而其能征服，此蹇焉，利用此幸焉，與否，即被成我，敗所由判也。更譬諸操舟，如以兼旬之期，行千里之地者，其間風潮之或順，或逆，常相參伍。彼以堅苦忍耐之力，冒其逆而突過之，而復得從容以容度其順。我則或一日而返，馬或二三日而返，馬或五六月而返，馬故彼岸終不可得達也。孔子曰：譬如為山，或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孟子曰：有為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成敗之數，視此而已。

自信

自信力者成就大業之原也。西哲有言曰：凡人皆立於所欲立之地。是故欲為豪傑則豪傑矣。欲為奴隸則奴隸矣。孟子曰：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又曰：自棄者不可與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天下人固有志。想與議論迥絕尋常。而所行事不能有益於大局者。必其自信力不足者也。有初時持一宗旨。任一事業。及為外界環境之所刺激。或半途變更。或止不能達其目的。地者。必其自信力不足者也。居今日之中國。上之不可不衝破二千年頑謬之學理。內之不可不鑒於四百兆羣言之習俗。外之不可不對抗五洲萬國猛烈侵略。溫柔籠絡之方策。非有絕大之氣魄。

絕大之膽量。豈能於此四面楚歌中。打開一條血路。以導我國民於新世界者乎。伊尹曰。余天民之先覺者也。余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余覺之。而誰也。孟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抑何其言之大而夸歟。自信則然耳。故我國民而自以為國權不能保。斯不能保矣。若人人以自信力。奠定國權。強鄰孰得而侮之。國民而自以為民權不能與矣。若人人以自信力。奪國民權。民賊孰得而壓之。而欲成國民全體之自信力。必先有志士各人之自信力始。

說幼稚

聞之達士之論政也。謂人民程度幼稚之國。決不能行憲政而獲佳實。夫人民程度如何而為幼稚。如何而非幼稚耶。幼稚之義如其名。欲知幼稚國民之性質。則觀穉子之性質而可見矣。吾嘗就感想所及。察穉子所以與成人異者。若于。事。刺。舉。之。以。資。借。鏡。焉。穉子特質之最顯著者。則易動於感情是已。稚子忽跳忽笑。一日間可以數易其度。然皆為感情作用所衝動。非必有可悲者而始咲。有可喜者而始笑也。雖使穉子踴躍以赴一事。喻以驅以勢。為效至微末也。惟投其感情而略挑撥。

之。則一童攘臂。羣童附和。跳擲相從。而無所反顧。前有陷阱。旁生荆棘。非所見也。當其結隊。謹踞。而或有人從而危之。則搥髀唾面之辱。殆所不免。此種感情作用。大抵獲良結果者。什僅一。二。獲惡結果者。什恆八九。然寧俟惡果之既至。相與狼狽懊喪而已。當其進行中。而欲抑之。所不能也。凡國民之活動。以感情為惟一之動機。者。即程度幼稚最確之表徵也。例如抵制外貨也。抵制債權也。抵制某地也。於國中而排斥某種族。抨擊某黨派也。毫不計利害之所屆。而惟一開而聚。一闕而散。此稚氣之明效也。稚子之行動。最無規則。每日飲食。可以至無量。

次數。游戲亦無度。非有他力以調護之。則彼亦有  
能節制者也。蓋人之能守規則者。必賴有克己  
之功。以為之根柢。然克己者。成人進德之業。非可  
望於童孺也。故國民之多數。不能自律於規則。即  
其程度幼稚之表徵也。  
稚子性最易遷。喜新厭故。其恆態也。凡新奇之事  
物。為彼所未得。或未嘗經歷者。必欲一得之一。歷  
之。然後快。及其既得。既歷。則厭倦之心。即隨而生。  
此事物。幾經艱辛。曲折。而始到手。則既忘之矣。而  
棄之。如遺。不復顧。諺有之。新構獨輪。一日十趨。新  
帽入手。明日拋路。童心實然。不足異也。國民之有  
童心者亦然。資政院初開。磨舌抵掌。以赴之。不數



月而闕其無人矣。參議院繼開。又磨舌抵掌以  
赴之。不數月而亦闕其無人矣。自餘凡百周不  
類是。故程度幼雅之民。其所舉動無一非滑稽。  
無一非兒戲也。  
稚子最富於模倣性。然模倣者。惟在皮毛而已。稚  
子最不願以稚自居。而常喜獲廁於成人之列。故  
於成人之談吐舉動。恆好摹仿。然愈摹仿而穉氣  
愈隨而流露。徒以資成人之笑。噫耳。夫動容周旋  
皆視於所養。無其所養而忘效之。決不可得致。雖  
然此理非稚子所能喻也。國民之幼稚者亦然。見  
他國有此事。物則必嚮慕焉。思效之。而不知一事  
物之成立。皆有其本原。不養之於本原則。此事

終不可得而致也。

稚子最好虛榮好文飾襲綵衣施雜佩則侈然驕

其儕輩長者一語之獎一物之賜則沾沾自喜其

失之則羞憤若無所容彼其胸中洞洞無物無所

以自重於內故惟思飾耀於外也程履幼稚之國

民惟以爭門面為第一義侈然號於世曰吾立憲

國民也吾共和國民也不問其立憲共和之內容

何如一若揭槩此徽號以高視闊步於宇宙則人

即莫敢侮其個人之自視也亦然雖以爛羊頭

之關內俾雖以不值一醉之大將軍告身而豔羨

之競爭之一得一失若不勝其榮辱也者此種態

之常軌也。

稚子最善忘。其所甚憎者。俄然可以易而為愛。其所甚愛者。俄然可以易而為憎。不寧惟是。最初本懸一目的。以赴一事。及既赴其其事。偶為他力所牽。則將本來之目的。全然忘却。甚則向於相反之目的。以前進者比比然也。幼稚之國民亦然。故一貫之主張。不足以動輿論。而誤認手段為目的。乃所常見也。

稚子恆好急效。而無飽耐力。飽飯不至。激然而投號。核盆。先。遞責。無。十。平。百。年。之。計。童。話。中。所。懸。焉。禁也。故。童。子。希。望。甚。多。而。失。望。亦。最。易。幼。稚。之。民。亦。復。如。是。可。以。樂。成。難。與。慮。始。見。小。欲。速。之。論。常。勝。計。深。遠。慮。之。言。莫。進。也。

褊狹自私。又稚子之通性也。幼而濶達。時或有聞。

然。千百中不易一語矣。其在常見則以褊心為恆態。淡澀即怒。毫不容忍。而自私之心亦最盛。手持一物。親見。奈未易讓也。讓則必斬。有所以易。蓋凡人之立於世也。皆有小我。有大我。則所見愈遠者。其大我之範圍亦愈廣。稚子則惟知有具體的小我。而抽象的大我。絕非所喻。故稚子之心理。實極端個人主義之標準也。故幼稚之國民。舍個人主義外。更無他物也。以故稚子最不能羣。聚三童於一室。歷一二時許。而不聞喧嘩。扶擊啼泣之聲者。殆無有也。彼此皆易動於感情也。彼此皆無意識也。彼此皆無忍耐性也。彼此皆不守規則也。而又彼此皆褊狹自私也。不有他力。贈之。而望其自為羣焉。以從事於共同活動。此必

不可得之數也。故開而已矣。望幼稚之民以結團體  
其樂事亦此類也。  
稚子之動於感情也。若甚勇厲。而其實乃甚恒怯。  
凡人<sup>之</sup>得大無畏者。必其能於事物之真相有所  
洞察。知其有不足畏者存。或知其雖畏而不可避  
也。則無寧勿畏。故大勇必以大智為本。稚子之腦  
識疎末足以辨別事理。綜合比較<sup>互</sup>相研究。無緣得  
施。故恐懼之心最易中之。而一發無以為禦。故遇  
魃魁而疑鬼。睹蠅蠅而憚蛇。童孺之常態也。國民  
文<sup>之</sup>幼稚者亦然。其容氣極易動。當其動也。不可嚮  
避。雖然此猶初生之犢。不畏虎耳。及其氣之既痛。  
則太談虎造而先變矣。

責任心者。童稚所最缺乏也。凡責任必以己對於他  
而始發生。然稚子心理。乃極端個人主義之標本。惟  
知有己。不知有他也。且稚子既以倚賴為根性。其責  
任自有代負之。而非賴所能自負也。故古今中外之  
立法家。對於未成年之人。一皆不知以公私之責任  
幼稚之國民亦然。真對於國不知有責任。若有強加  
以責任。猶之無效也。

近世之倡進化論者。謂一社會自發生以至成長。迄  
於衰亡。其所經之階級。與人之一生。酷相似。故原人  
譬則嬰兒。半農之族。譬則童稚。文明正盛者。如壯年  
文明中落者。如老耄。此殆或定論。莫能偏矣。然則欲  
現一國之野。程度計。惟取其民族通性之發展。於外  
者。視其與童稚類耶。與壯夫類耶。與老人類耶。則其

國現在所處之地位。畧可察矣。然則我國現在國民

程度究何如。吾不必言。吾乞我國民自察之。

幼稚之性。其缺點之繁多。固若是矣。然而有最大之優點二焉。一曰易教導。二曰易部勒。幼稚之所以能進為成人。恃此二美德也。故愛童稚者。宜利用此二美。而玉成之。童稚之自愛者。必葆此二美。而真敢超也。其在幼稚之國民。則亦復途此二美。以漸進於高明。其維真何。吾字之曰保育政策。世或稱高麗。明專制保育的。開明專制。實幼稚國民惟一之要求也。當世諸國。未有不經此階級。而能成立能盛大者也。此種政策。之是否適用。則當以國之程度。是否幼稚。為先決問題。而幼稚非幼稚之標準。不能憑主觀。以下武斷。其客觀種種實相。自有不可誣者。本幼稚而自說於非幼稚。是益以其幼稚之本相。暴於天下而已。此吾幼稚之為所為作也。

## 論合羣

自地球初有生物。以迄今日。其間孳乳蕃殖。蠕者。泳者。飛者。走者。有覺者。無覺者。有情者。無情者。有魂者。無魂者。其種類其數量何啻京垓億兆。問今存者幾何矣。自地球初有人類。以迄今日。其間孳乳蕃殖。黃者。白者。黑者。梭者。有族者。無族者。有部者。無部者。有國者。無國者。其種類其數量何啻京垓億兆。問今存者幾何矣。等是軀殼也。等是血氣也。等是品彙結集也。而存焉者。不過萬億中之一餘。則皆萎然落漸然滅矣。豈有他哉。自然淘汰之結果。劣者不得不敗。而讓優者以獨勝云爾。優劣之道。不一端。而能羣與不能羣。實為其總原。

合羣之義。今舉國中稍有知識者。皆能言之矣。問有能舉合羣之實者也乎。無有也。非惟國民全體之大羣不能。即一部分之小羣亦不能也。非惟頑固愚陋者不能。即號稱賢達有志



者亦不能也。嗚呼。苟此不羣之惡性。而終不可以變也。則此蠕蠕芸芸之四百兆人。遂不能逃劣敗之數。遂必與前此之萎靡然漸然滅者。同一命運。夫安得不痛。夫安得不懼。吾推原不羣之故。有四因焉。

一曰公共觀念之缺乏。凡人之所以不得不羣者。以一身之需求。所欲望。非獨力所能給也。以一身之所苦痛。所急難。非獨力所能捍也。於是乎必相引相倚。然後可以自存。若此者。謂之公共觀念。公共觀念者。不學而知。不慮而能者也。而天演界之優劣。即視此現念之強弱。以為差。夫既曰不學而知。不慮而能矣。然其間又有強弱者何也。則以公觀念與私觀念。常不能無矛盾。而私益之小者。近者。往往為公益之大者。遠者之蠱賊也。

故真有公共觀念者。常不惜犧牲其私益之一部分。以擁護公益。其甚者。或乃犧牲其現在私益之全部。以擁護未來公益。非佛性也。蓋深知夫處此物競天擇。以人治勝天行。舍此術未由也。昧者不察。反其道以行之。知私利之可欲。而不知公害之可懼。此楊朱哲學所以橫流於天壤。而邊沁之名理。所以為時詬病也。此為不能合羣之第一病。與

二曰對外之界說不明。凡羣之成。必以對待。苟對於外而無競爭。則羣之精神與形式。皆無所著。此人類之常情。無所容諱者也。故羣也者。實以為我兼愛之兩異性相和合而結構之。有我見而自私焉。非必羣之害也。雖然一人與一人交涉。則內吾身而外他人。是之為謂一身之我。此羣與彼羣交涉。則內我羣而外他羣。是之謂一羣之我。同是我也。而有大我小

我之別焉。有我則必有我之友。與我之敵。既曰羣矣。則羣中皆吾友也。故善為羣者。既認有一羣外之公敵。則必不認有一羣內之私敵。昔希臘列邦干戈相尋。一過波斯之來襲。則忽釋甲而相與敵血焉。對外之我見使然也。昔英國保守自由兩黨傾軋衝突。曾無寧歲。及格里迷亞戰爭起。雖反對黨亦以全力助政府焉。對外之我見使然也。昔日本自由進步兩黨政綱各異。角立對峙。遇藩閥之解散議會。則忽相提攜。結為一憲政黨以抗之。對外之我見使然也。故凡結集一羣者。必當先明其對外界之說。即與吾羣競爭之公敵何在是也。今志士汲汲言合羣者。非以愛國乎。非以利民乎。既以愛國也。則其環伺我而馮陵我者。吾公敵也。合是則無所為敵也。既以利民也。則其箝壓我而股削我者。民

賊也。吾公敵也。舍是則無所為敵也。苟其內相敵焉。則其羣未有不為外敵所摧陷而夷滅者也。而志士顧昧此焉。往往舍公敵夫敵於不問。而惟斷斷焉爭小兒見於本團。無他知小我而不知大我。用對外之手段以對內。所以鵠蚌相持。而使漁人竊笑而後也。此為不能合羣之第二病。

三曰無規則。凡一羣之立也。少至三二人。多至千百兆。莫不賴有法律以維持之。其法律或起於命令。或生於契約。以學理言。則由契約出者。謂之正。謂之善。由命令出者。謂之不正。謂之不善。以事勢言。則能有正且善之法律。尚也。若其不能則不正不善之法律。猶勝於無法律。此羣學家政學家所同認也。今志士之倡合羣者。豈不以不正

不善之法律之病民弱國。而思所以易之耶。乃夷者  
其實。反或自陷於無法律之域。幾何不為彼輩所藉  
口以相鋤也。不寧惟是。而使本羣中亦無所可恃。以相  
團結。已集者望望然去。未來者裹足不前。旁觀者  
引為大戒。則羣力安得擴張。而目的何日可達也。吾  
觀文明國人之善為羣者。小而一地一事之法團。大而一  
國之議會。莫不行少數服從多數之律。而百事必資  
以取決。乃今之為羣者。或以一二人之意見。武斷為槓  
議焉。其無規則者一也。善為羣者。必委立一酋長。使  
之代表全羣。執行事務。授以全權。聽其指揮。乃今之  
為羣者。只知有自由。不知有制裁。其無規則者二也。  
叩其故。則曰。以少數服從於多數。是為多數之奴隸。

也。以黨員服從於代表人。是為代表人之奴隸也。噫。是豈奴隸之云乎。人不可以奴隸於人。顧不可以不奴隸於羣。不奴隸於本羣。勢心至奴隸於他羣。服從多數。服從職權。正所以保護其羣。而勿使墜也。而不然者。人人對抗。不肯相下。人人孤立。無所統一。其勢必相率為野蠻之自由。與未為羣之前相等。雖無公敵。猶不足以自立。而况夫日有反對者之乘而後也。此為不能合羣之第二病。

其

四曰忌嫉。吾昔讀曾文正戒子書中。伎求詩而悚然。馬其言曰。善莫大於恕。德莫凶於妬。妬者妾婦行。瑣瑣奚足數。已拙忌人能。已塞其人過。已若無事功。忌人得成務。已若無黨員。援忌人得多助。勢位苟相敵。畏懼又

相惡已無好聞望。忌人文名著已無賢子孫。忌人後嗣  
裕。爭名日夜奔。爭利東西驚。但期一身榮。不惜他人評。  
聞災或欣幸。聞禍或悅豫。問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  
嗚呼。此雖曰老生常談乎。然以今日之誤解。違心學說  
者。實當頭一棒之言也。吾輩試夙夜一自省焉。其能  
悉免於文正所訶乎。吾國人此等惡積之數千年。  
受諸種性之遺傳染。諸社會之習慣。幾深入於人人  
之腦中。而不能自拔。以是而欲求合羣。是何異磨鞞  
以作鏡。蒸沙以求飯也。夫宗旨苟不同。則昌言以攻之  
可也。地位苟不同。則分功以赴之可也。乃若宗旨同。地  
位同。則戮力同心以共大業。善莫大焉。夫所謂戮力  
同心者。非必須甲之事業而使合於乙也。同歸而殊途。一

致而百慮。目的既共。指於一處。其成也。則後此終。必有握手一堂之日。即不然。或甲敗而乙成。或乙敗而甲成。而吾之所志固已達矣。事苟有濟成之。何必在我。仁人君子之用心。不當如是耶。又就令見不及此。而求競勝於一時。專美於己。則亦光明磊落。自出其聰明才力。以立於天演界中。苟其優也。雖千萬人與我競。亦無恙不勝。苟其劣也。雖無一人與我競。亦何恃不敗。天下之事業多矣。豈必排倒他人。而始容卿一席耶。嗚呼。思之思之外。有國難。內有民籍。同胞半在酣夢之中。前途已入泥犂之境。吾力而能及也。則自拯之。獨力不能也。則協力拯之。吾力而無濟也。則望他人拯之。其尚忍撥萌拉葉為一國仇讐。效死力耶。愚不肖者。吾無望焉。無責焉。願安得不

(五)

為號稱賢智者。正告也。此為不能合之第四病。



此其大略也。若詳語之。則如傲慢。如執拗。如放蕩。如迂  
愚。如嗜利。如寡情。皆足為合羣之大害。有一於此。羣終  
不成。吾聞孟德斯鳩之論政也。曰。專制之國。其元氣在  
威力。立憲之國。其元氣在名譽。共和之國。其元氣在道  
德。夫道德者。無所往而不可以弁髦者也。然在前此  
之中國。一人為剛。萬夫為柔。其所以為羣者。在強制  
而不在公意。則雖稍腐敗。稍渙散。而猶足以存其軀。  
以迄今日。若今之君子。既明知此等現象。不足以戰勝於  
天擇。而別思所以易之。則非有完全之道德。其奚可哉。  
其奚可哉。吾聞彼頑固者。流既暗。有辭矣。曰。今日之中  
國。必不可以言共和。必不可以言議院。必不可以言自治。以

是界之徒使混雜紛擾。傾軋殘殺。以猶太我中華。不  
 如因仍數千年專制之治。長此束縛焉。馳驟焉。猶可  
 以免滔天之禍。吾惡其言。雖然。吾且悲其言。吾且慚其言。  
 嗚呼。吾黨猶其不自省。不自戒乎。彼輩不幸言中。猶小  
 焉者也。而坐是之故。以致自由平等權利。獨力進取等  
 最美善高尚之主義。將永為天下萬世所詬病。天下萬  
 世相與談虎色變曰。當二十四紀之初。中國所謂有新思  
 想。新知識。新學術之人。如是如是。是亡中國之罪。有在彼  
 輩焉。嗚呼。嗚呼。則吾儕雖萬死。其何能贖也。

過渡時代之人物與其必要之德性

遠相因。

時勢造英雄耶。英雄造時勢耶。時勢英雄遞相為  
果耶。吾輩雖非英雄。而日日思英雄。夢英雄。禱祀求英  
雄。英雄之種類不一。而惟以適於時代之用為貴。故吾不  
欲論舊世界之英雄。亦未敢語新世界之英雄。而惟望  
有崛起於新舊兩界縫之中心的過渡時代之英雄。竊  
以為此種英雄所不缺之德性有三端焉。  
其一冒險性。是過渡時代之初期所不可缺者也。過渡者  
改進之意義也。凡革新者不能保持其舊形。猶進步者  
必當擲棄其故步。欲上高樓。先離平地。欲適異國。先去  
故鄉。此等時之最易明者也。雖然。保守應舊者人之恆性  
也。傳曰。凡民可以樂成。難與圖始。故欲開一堂堂過度

之局面。其事正自不易。蓋凡過渡之利益。為將來耳。然當過去已去。將來未來之際。最為人生狼狽不堪之境。遇譬有千年屋。非更新之不可復居。然欲更新之。不可不先權棄其舊者。當舊者已破。新者未成之頃。往往瓦礫狼藉。器物播散。其現象之蒼涼。有十倍於從前焉。尋常之人。觀目前之小害。不察後此之大利。或出死力以尼其進行。即一二稍有識者。或膽力不足。長慮卻顧。而不敢輕於發此。前古各國所以進步少。而退步多也。故必有大刀闊斧之力。乃能收算盤藍縷之功。必有雷霆萬鈞之能。乃能造鴻鵠千里之勢。若是者。舍冒險本由。

其二忍耐。惟是過渡時代之中期。所不可缺者也。過渡者可進而不可退者也。足難進而易退者也。摩西之率猶太

人出埃及以遷於迦南也。飄流躑躅於沙漠間者四十  
年。與天氣戰。與猛獸戰。與土蠻戰。停車佇苦。未嘗寧  
居。同行儔類。眴眴怨讟。大業未成。鬢髮已白。此尋常  
豪傑之士。所最扼腕而短氣者也。且夫所志愈大者。則  
其成就愈難。所行愈遠者。則其歸宿愈遲。事物之公  
例也。故倡率國民以經此過渡時代者。其間恆遇內界  
外界無量無數之阻力。一挫再挫。三挫經數十年百年而  
及身不克見其成者。比比然也。非惟不見其成。或乃受唾  
受罵。雖有口舌而無以自解。故非有過人之忍耐性者。  
鮮有不半路而退轉者也。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掘井九  
仞。猶為棄井。山虧一篑。遂無成功。惟危惟微。間不容髮。  
故忍耐性者。所以貫徹過渡之目的者也。

其三別擇性是過渡時代之末期所不可缺者也。凡國民所貴乎過渡者不徒在能去所厭離之舊界而已而更在能達所希望之新界焉。故冒萬險忍萬辱而不辭為其將來所得之幸福足以相償而有餘也。故倡率國民以就此途者苟不為之擇一最良合宜之歸宿地則其負國民也實甚。世界之政体有多途國民之所宜亦有多途。天下事固有於理論上不可不行而事實上萬不可行者。亦有在他時他地可得極良之結果而在此時此地反招不良之結果者。作始也簡將畢也鉅故坐於廣廈細旃以談名理與身入於驚濤駭浪以應事變其道不得不絕異。故過度時代之人物當以軍人之魄佐以政治家之魂。政治家之魂者何別擇性是已。

凡此三種德性能以一人而具有之者上也。一羣中人各備一德組成團體互相補助。抑其次也。嗟呼英雄造時勢耶。時勢造英雄耶。時勢時勢寧非今耶。英雄英雄在何所耶。抑又聞之。凡一國之進步也。其主動者在多數之國民。而驅役一二之代表人。以為助動者。則其事罔不成。其主動者在一二之代表人。而強求多數之國民。以為助動者。則其事鮮不敗。故吾所思所夢所禱祀者。不在轟轟獨秀之英雄。而在芸芸平等之英雄。

# 破壞藥

破壞亦可謂之德乎。破壞猶藥也。藥所以治病。無病而藥則藥之害莫大。有病而藥則藥之功莫大。故論藥者不能泛論其性之良否。而必以其病之有無與病藥二者相應與否。提而並論。然後藥性可得而言焉。破壞本非德也。而無如往古來今之世界。其蒙垢積污之時常多。非時時摧陷廓清之則不足以進步。於是而破壞之效力顯焉。今日之中國。又積數千年之沈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盤踞膏肓。命在旦夕者也。非去其疾。則一切調攝滋補榮衛之術皆無所用。故破壞之藥遂成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為今日第一美德。世有深仁博愛之君子。懼破壞之劇且烈也。於是竊竊然欲補苴而幸免之。吾非不懼破壞。顧吾尤懼夫今日不破



壞而他日之破壞終不可免。且愈劇而愈烈也。故與其聽彼  
自然之破壞而終不可救。無寧加以人為之破壞而尚可為  
自然之破壞者。即以病致死之喻也。人為之破壞者。即以藥攻  
病之喻也。故破壞主義之在今日。實萬無可避者也。書曰。若藥  
不瞑眩。厥疾不瘳。西諺曰。文明者。非徒購之以價值而已。又  
購之以苦病。破壞主義者。實衝破文明進步之阻力。掃盪  
魑魅罔兩之巢穴。而救國救種之下手第一著也。處今日而  
猶憚言破壞者。是畢竟保守之心。盛欲布新而不欲除舊。  
未見其能濟者也。

梁啟超

蘇子瞻稼說贈張琥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歛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耨鉏艾相尋於其上者，如螻蟻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歛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也。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呼。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

補遺文

真津縣女子學師韓愈

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否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及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襄宏。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

是而已。李氏子蠲年七十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不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  
苦若不謀。如冬月爐火炭屑。使婢子為團。累累暴  
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褊衣小者。乳  
抱。手中級。級不輟。戶外灑然。過重僕有恩。雖玉極  
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致魚蟹餅餌。率人人  
得食。家中人聞吳家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  
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  
得。望也。孺人終夜寢。促有光暗誦孝經。即熟讀無  
一字齟齬。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  
羊狗之病。舅母辛。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  
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  
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

錢習選文

吳江縣立女子師範習所

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  
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仿佛如昨。  
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韓愈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  
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  
以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  
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  
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  
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之四。中焉者。  
之於五也。一有。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  
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  
其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  
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  
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立。然而求合其

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之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  
 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  
 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  
 善而進惡。歟。始惡而進善。歟。始也混而今也善惡分  
 歟。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  
 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為賄死。揚食我之  
 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其必為賤死。越礪之生也。  
 子文以為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亦食也。人之性果善  
 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巖  
 巖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  
 即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生也。均。文王之管蔡。  
 習非不善也。而卒為舜。瞽瞍之生也。鯀。三禹。習非不惡



也。而卒為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終不可移。和曰上之性就學而愈能。下之性畏寇而寡義。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不可制也。其品則孔子所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者。異言而不異。

## 人格的自殺與人格的復活

不安協，不退讓，這兩句話是革命主義者的精神。有這個精神就可以做革命主義者，沒有這個精神，就不能做革命主義者。詳細點說，就是要有由豐富的知識，優美的感情，堅強的意志，所合成的，高尚人格。主義的破產者和落伍者啊，你們終是完完全全的自然人，自然所賦與你的本能，終是存在的，你們還是掙起眼睛來，看一看現在的世界，是一個甚麼樣的世界？現在世界上的人類要求，是甚麼要求，把你的知識擴充一擴充，再閉下眼睛去，靜靜的坐在黑房子裏，把過去的一切行為反省一省，那麼樣作人究竟正當不正當，在今天世界上，還能夠作一個人的生活不能夠，這種體察和鍛煉的工夫，用上多少日子，你們自己良心復活的時候，就是你們新生命創造

的紀元。地上一切的衆生，都一定對着你現出喜歡相，你不和人講交情，人也是十分歡迎十分友愛你的。不然，你們過去的罪惡，都已經變作了惡鬼，夜叉在你們黑暗的前途等着你們，誰也沒有力量來救濟的，我真替你們十分的可怕啊！

季陶

## 洪水與猛獸

二千二百年前中國有個哲學家孟軻他說國家的歷史常是「一亂一治」的他說第一次大亂是四千二百年前的洪水。

第二次大亂是三千年前的猛獸，後來說到他那時候的大亂是楊朱墨翟的學說他又把自己的距楊墨之害甚于洪水猛獸。

後來一個學者要是攻擊別種學說總是襲用「甚于洪水猛獸」這句話譬如唐宋儒家攻擊佛老用他清朝程朱派攻擊陸王派也用他現在舊派攻擊新派也用他。

我以為用洪水來比新思潮很有幾分相像他的來勢很勇猛把舊日的習慣衝破？總有一部分的人感覺苦痛彷彿水源太旺舊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濫岸上把田廬都掃蕩了對付洪

---

水要是如鯨的用煙法便愈煙愈決不可收拾所以禹改用導法這些水歸了江河不但無害反有灌溉之利了對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導法讓他自由發展定是利無害的孟氏稱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這正是舊派對付新派的好方法。

至于猛獸恰好作軍閥的寫照孟氏引公明儀的話「庖有肥肉廄有肥肉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現在軍閥的要人都有幾百萬幾千萬的家產奢侈的了不得別種好好作工的人窮的餓死這不是率獸食人的樣子麼現在天津北軍的軍人受了要人的指使去打愛國的青年豈不明明是猛獸的派頭麼

## 人類今日所占的地位

人類比別種動物有什麼特別的優點能戰勝一切動物贏得今日的地位呢？恐怕人人都想的到，這就是思想力推理力的器官那腦髓的發達，和有那運動自如的手。假使人要沒有屈伸自由的指頭，長著牛馬一般的手子，能不能達到今日的地位呢？祇要這樣想像思量一番，曉得人類的進步是怎樣的，少不了這雙手了。手要是沒有指第一就不能拿東西，無論怎樣簡單的器械也不能使，要是不能器械，決不會做出超乎別種動物的事業來。這一定的人類所以能戰勝其他動物，文明人所以能征服野蠻人，全都是靠器械的。有人類之外，雖不是絕無使用器械的動物，但是像人類那樣件件事都用器械的，可就沒

(一)

有了，所以把人類下個定義，說人類者使用器械之動物也。都未嘗不可。並且腦髓要是沒有十分發達，人類也決不會掙到今天這樣的地位的。無論什麼器械，使用的時候，一面要動手，一面要用腦製造器械的時候，腦力用的更要多了。手因為製造使用腦所想出來的器械，就漸漸熟練，越能做精巧的事，腦因為累積了手做事的經驗，就越加進步，能比從前想的更好。兩方互相補助，兩方都越發達。腦的思想力推理力進步了，就能把那些筋肉比自己強，感覺比自己敏，爪牙比自己利的東西，不費事就用智力戰勝了人類戰勝其他的動物，文明人征服野蠻人都是用這個法子。原來無論什麼器官都一定要經過所該走的程序，漸漸進步而來，決沒有忽然發達起來的人類的腦，也是隨

着那由手和器械得來的經驗，日積月累，漸漸發達起來的。這  
個有大關係的，就是言語。現在人以為有言語的動物唯有  
人類，甚至於有人下個定義道：「人者有言語之動物也？」  
都把言語看做是口語的，其實口不過是個發語言所必需的  
聲音的器官，真在那裏使用言語的器官却是腦，所以到是  
腦在那兒講話的還要確當些。換句話說，言語這件東西是  
腦所用的器械，腦用言語去動作就和手用器械去做事一  
般。器械是先有石斧石棒等粗笨的東西，後來生出汽車火  
字機等精巧的東西，言語也是這樣，先是粗笨的，漸漸  
進步變成精巧的。腦用了精巧的言語，推理力越進步，智  
力越增加，無論什麼事都想得出，到底戰勝他種動物，  
達到今日這樣優勝的地位。

## 現代婦女的發刊詞

在過去時代，占人類半數的婦女，受男子種種的壓抑，束縛支配，被密閉在狹窄的小天地中。所得的結果，遂致世界的人類，成為半身不遂的人類，社會的文化，成為偏枯不全的文化，歷史上黑暗的陰影，醜惡的姿態，殘酷的慘象直到現在，還不能洗刷一個淨盡。這是何等的恥辱呵！

現代的婦女，乃是自由的婦女。她們要從過去的一切壓抑中擡頭，從過去的一切束縛中解放，從過去的一切支配中獨立。她們要有學習的自由，事業的自由，肉體和心靈的自由，做妻和做母的自由，在自由的天空中翱翔，在自由的大地上歌舞。然而她們的自由，並非專為她們自己的一部分，實是為全世界的人類，為全社會的文化。她們自由了，一切的人——都真正的自由了。

我們婦女問題研究會和中華節育研究社這兩個團體，發刊這小小的出版物『現代婦女』，就是希望幫助過去的婦女成為現代的婦女，取得婦女所應有的一切自由。在這發刊的第一天，謹以此旨敷陳於讀者諸君。願全國有志幫助現代婦女者，有志為現代婦女者，以及取得了自由的現代婦女，大家都肯指導教誨；我們不敢不竭盡微力，跟在諸位的後面，共雪歷史上莫大的恥辱！

鳴蟬

聲聲不息的鳴蟬呀！

秋啣！時浪的波音啣！

一聲聲長此逝了……

郭沫若

## 勞工神聖與罷工

常常聽見人說：你們一方面提倡勞工神聖，一方面又提倡罷工或提倡減少工作時間，豈不是自相矛盾嗎？像這種頭腦不清的說話，一班頭腦不清的人，或者以為很有道理，但是要曉得我們所崇拜的勞工神聖，是說勞作者為社會做的工，即全社會所享用的衣食住及交通機關——是神聖事業，不是說勞動者拚命替資本家增加財產，為資本家做工是奴隸事業，為社會做工是神聖事。頭腦清楚的人應該懂得這個區別。我們提倡罷工或減少工作時間，正因為現在生產制度下的奴隸事業玷辱了勞工神聖。這四個字可見提倡罷工或減少工作時間和提

倡勞工神聖是一致的，不是矛盾的。我盼望社會上要把這個道理弄清楚，免得思想新的資本家又來假勞工神聖的名義欺騙勞動的，替他拚命做工。

傑秀

我是個偶像崇拜者

我是個偶像崇拜者喲！

我崇拜太陽，崇拜山嶽，崇拜海洋；

我崇拜水，崇拜火，崇拜火山，崇拜偉大的江河；

我崇拜生，崇拜死，崇拜光明，崇拜黑暗；

我崇拜蘇彝士，巴拿馬，萬里長城，金字塔；

我崇拜創造的精神，崇拜力，崇拜血，崇拜心臟；

我崇拜炸彈，崇拜悲哀，崇拜破壞；

我崇拜偶像破壞者，崇拜我！

我又是個偶像破壞者喲！

靜冰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9664B



014785